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昭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諡法威儀共明曰昭

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號招貴陳侯毋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齊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疏注招貴至於會　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毋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公之毋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毋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舊史書爲公子而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討

於招以滅陳者招之罪直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爲說釋例云頴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非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所也是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是衛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衛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故謂此爲先至於會故也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疏】注不稱至易也　正義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所爲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衆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爲易耳賈逵云

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言取劉炫以賈說爲是故又規杜云案傳季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今删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爲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爲文與滅項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鄆爲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爲伐莒之主耳别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逆服不成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 疏 注三同盟 正義曰華以襄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

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邾會俱在是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

莒展輿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疏注弒君至稱爵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是杜據彼傳之二文知此爲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葬邾悼公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

疏注楚以至書弒正義曰傳稱縊而弒之而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而經書爲卒

知此亦以瘧疾赴故不書弒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疏注書名罪之　正義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書氏書官此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

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

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己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疏 圍布至而來 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

娶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旣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 若野至卿也 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旣於草莽之中則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之位也 不寧至先君 正義曰不寧寧也言寧有惟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違讀爲義也告廟云將向豐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下至豐氏之家是欺先君也言又者旣辱今君又辱先君故云又也 注祧遠祖廟 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爲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以祧是尊遠之意故以祧言廟耳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我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 遂會於虢 虢鄭地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得志謂先歃 午祁奚子 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合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

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illegible]子圍[illegible]將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

便莫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憂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婉故曰婉　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

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一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於今七年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爲政至此八年也而

去七年若殺周聲改正朔當以夏正爲言此春正月故爲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也　再合諸侯　正義曰襄二十六年經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即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　注謗誹也　正義曰說文云謗毀也誹謗也然則謗讟誹其義同皆是非毀人古人重言之猶險阻艱難也　注穮耘至爲蔉　正義曰漢書殖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一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二葉以上稍壯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比至盛暑隴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此言穮蔉即詩之耘耔也故知穮是耨以土壅苗根爲蔉也耨定本作耘　雖有至豐年　正義曰言耕耡不息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不愆必爲諸侯之長也　注設君至陳也　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

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離衛之語必爲執戈發端但語略難明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爲離衛其言大不辭矣故杜以離衛即執戈是也言二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衛也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　注禮國至在前　正義曰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言前有二戈者當是公子圍不設後戈故也　注公子至怪也

正義曰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識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爲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

擾要懕人情　注國子至可愍　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㒳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爲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

小旻之卒章　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刺幽王也

注子子至取與　正義曰持謂執持之也子皮直云二執戈者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意雖并譏蒲宮言乃謂之爲可不如子羽之譏訐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棋謂不能相害爲持意亦同於此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

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

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

請戮其使時叔

孫豹在會欲戮之

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汙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喪世疆埸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

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〻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暴過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注言不至其國

疏正義曰晉語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絶之也若爲諸侯戮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是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也　注季孫至怨也

正義曰歷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
季處從來久者者季孫世爲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
以此爲從來久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注汚
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唯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穢爲
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注言三至德時
正義曰以傳言王伯故言三王下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
有非獨三王也但王亦帝也故傳通言王耳　舉之表旗
正義曰舉立也爲立表貴賤之旌旗也故杜云旌旗以表
貴賤　注二國至淮夷　正義曰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
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
連文故以爲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服虔云一
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云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則徐亦非國名此徐是國
名嘗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舉其大號此傳言其國
名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彼
近淮也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

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姚邳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令猶尚有此輩則此輩皆是王道盛明時諸侯也　封疆至辯焉　正義曰言封疆之相侵削何國無有此乃常事主領齊盟者誰能一一治之焉　去煩至競勸　正義曰不往討會諸侯無煩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令若赦之是宥善也德義如是餘人莫不競力勸慕爲善矣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問將能成否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　言可成　雖可

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襃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襃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疏 注小宛至復還正

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云又復也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矣　道以至已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爲道而淫虐爲之民所不堪不可久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尊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産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

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

疏注朝聘至五獻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同饗餼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饗餼五牢

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大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也 注卿會至禮薦

正義曰傳言禮終乃宴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爲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殽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 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 劉子曰美哉禹功 見河雒而思禹功 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劉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遠慮之心弃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疏注弁冕至之力　正義曰冠者首服之揔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揔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耳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

成古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遠績禹功　正義曰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爲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勸武何不遠慕大禹之績而立大功以庇民也　吾儕偷食　正義曰儕等也言吾等於役卑賤苟且求食之人也　注言其至之心　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

叔孫歸　號會歸　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　曾夭謂曾阜　曾阜叔孫家臣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阜曰數月於

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疏注言譬至之聲 正義曰言己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日也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囂之聲以商賈在市市人多諠譁之聲鄭徐吾犯之妹美仕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轉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

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疏 夫夫至順也 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illegible]

欲剛而女欲柔也　殺管至蔡叔　正義曰說文去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字殺下米也𥻆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𥻆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　夫豈至故也　正義曰夫謂周公也夫此周公豈不愛管蔡乎所以𥻆放之爲王室故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敎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

事禮

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饋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

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言己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疏 癸卯至伯也○正義曰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擇涉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能教戒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

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
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　注一舍至八
之備　正義曰直言十里一舍車不知每舍幾車以下言八
反知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具也　注備九至酒幣　正義
曰僖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爲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
一獻酒必有幣隨之后子從始自齎其一以爲初獻故饋
送其入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
之酢禮畢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爲一獻於酬之
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爲酬酒幣也　注每十至所赴
正義曰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
授東至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
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
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
此后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此纔可以章馬疾未足以
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多而發問也杜以反者謂車
反復其故處耳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則續行

自齊其一以爲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比至於終
入車皆反以此謂之入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雖計已
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入車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
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己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
杜此言則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緣享始取而
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
君也爲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
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始歸取
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
問也故杜辨其車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
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鍼之出極奢
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爲此以示豪也 國無道
五稔 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年穀和熟
是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啻也期之五年者后子
之意耳襄二十七年傳云所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
趙孟至待五 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此景朝夕尚移

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阸（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阸又克（車每困於阸道今去車故必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變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

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晉中至大原、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其平有無終縣大原即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以什共車必克正義曰周禮十人爲什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爲五至前拒正義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若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無專參偏之名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弃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

疏詩曰至善矣　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彼注云競彊也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夢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宣汾洮 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陂障之 以處大原 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旋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

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愼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

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疏注后帝堯也　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　注商人至辰星　正義曰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人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　注唐人至大夏　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

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注唐人至叔虞　正義曰服虔以爲唐叔虞即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　注邑姜至叔虞　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級爲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　夢帝至曰虞　正義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〻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華

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
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己武王也是習非
而逐迷者也　注叔虞至晉侯　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
燮是爲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
也叔虞爲晉之祖故言爲晉侯也　注金天至之長　正義
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
冬云其神玄冥是玄冥爲水官也昧爲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
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熈爲玄冥
昧爲金天裔子當是脩熈之後釋例曰脩及熈皆爲玄冥未
知昧爲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宣汾洮　正義曰釋例曰
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
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　注帝顓頊之
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
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弄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
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
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

檢勘此事未必然也釋例云案縣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　山川至禜之　正義曰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風雨亦是在地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爲之災且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甚爲異而分言之水與旱也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也　注有水至福祥　正義曰水旱癘疫俱祭山川杜略癘疫而不言之耳杜言山川之神若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禜祭祭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鄭衆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禜告之以時有災

[illegible]也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也立之此言取公羊爲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營繞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禜也賈逵以爲營欑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欑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欑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爲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癘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禜臺駘等也　若君至事也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飮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是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是出也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　節宣其氣　正義曰以四時節宣其氣也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斃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

政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燕
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
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木所以散其氣也　勿使至其體
正義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
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
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
則形骨露也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
集滯以羸露其形體也　注湫集至羸露　正義曰服虔
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
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爲集滯言氣聚集而停滯也
若以湫爲著則與止同義故易之以爲集其止滯亦同義
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
散氣不散則體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
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
露骨也瘦者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者杜謂[illegible]
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

茲心至百度　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體而有形以神爲主神以形爲宅形彊則神彊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也　其生至生疾　正義曰此句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爲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異代數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此言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晉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欲懼之耳　注同姓至生疾　正義曰

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唯致此意耳晉語云同

買妾至卜之　正義曰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也

四姬至疾矣　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

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

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太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耆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

疏是謂至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為此病也又言疾如蠱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為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

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即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病名志之所失不獨爲女宣八年傳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爲之比公淫而失志未全爲蠱故云如蠱　注蠱惑疾　正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以喪志知蠱是心志惑亂之疾　非鬼至喪志　正義曰此說公病之狀病有鬼爲之者有食爲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惑亂以喪失志意也　先王至彈矣　正義曰女之爲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爲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

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注五降至之聲　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　天有至六疾　正義曰上既以樂譬女乃云物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徵驗而為五聲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大過則生六種之疾　注謂金至而生　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爲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爲雨爲木味風爲土味晦爲水味明爲火味陽爲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爲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爲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爲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味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本月令尤分明杜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　注淫過至生害　正義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生疾故醫和

不言之耳　注六氣至之節　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爲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爲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爲土正主日也

過則至心疾　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揔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爲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洩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爲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爲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宜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倦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爲菑害故過則爲菑也　注末四至緩急　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爲元首四支爲末故以末爲四支謂手

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急覆逆以末疾爲首疾謂風肱也　女陽至之疾　正義曰男爲陽女爲陰女常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用之淫過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内熱以晦時故惑蠱也晉語去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云人雖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玩心於内故三年死諸侯不服則思外患斂其内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　淫溺至生也　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耆欲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爲蠱疾故言淫溺惑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志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爲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謂之蠱毒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弑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厯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厩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

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其弒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

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弃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遠罷爲令尹遠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

會箋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

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爲四年 會甲傳 疏

注汏侈至誤也　正義曰孫卿姓荀名況著書一部名荀卿子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也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鄭敎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正以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誤者若以爲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爲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劉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爲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二月者當爲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便是鄭敎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　注百人至百人　正義曰百人爲卒周

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之田取穀以共食足爲百人儀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來仕叔向爲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

底祿至以尊　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爲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爵之尊卑也

羇何忌　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羇客何須敬之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十二月晉既烝　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　甲辰朔烝于溫　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

復弔過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辭從長而弔之

疏 注孟子餘趙衰 正義曰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少

注趙氏至月誤 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遥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遥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

非也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

疏 注書名至書之 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書之書名爲惡之也往年傳云子晳上大夫也則非卿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子晳强與卿列子產不討即以爲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取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疏 注致襚至乃書 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其致襚服也傳說此事文在冬上而經書在公如晉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臣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旣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疏注公即位故正義曰傳言且告爲政而來見則其來非獨爲爲政故知主爲公即位故也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注代趙武爲國

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
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
為鄉代韓起也　觀書至王也　正義曰大史之官職掌
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氏
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易象魯無增改
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
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
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
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
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晉
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
因味其義而善其人非為素不見也　注易象至魯矣
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
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為傳謂本文為經故云
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故易繫辭云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

卦下摠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　注易象至説之　正義曰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玄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説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以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杜今

象舉並釋似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有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存魯故先言周公之德　注文王有四臣　正義曰緜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注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注譽其好也　正義曰服虔云譽菁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輙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　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

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宫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衞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衞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尾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

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疏 注爲立至異之 正義曰婦人稱姓姜是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所以寵異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爲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

送從逆班 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爲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爲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武可晉使公族

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逆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劉炫云昬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爲

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

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辭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疏】注遽傳驛 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死在至爲虐正義曰言我創疾見作死在朝夕之閒天已虐我無更助天爲虐也 注褚師市官 正義曰蓋相傳說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疏】非伉儷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注云伉敵也儷耦也言少姜是妾非敵身匹耦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爲少姜行夫人之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縗絰之中知其爲之服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疏注襄二至重丘　正義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會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

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疏注不書至從告　正義曰傳稱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非自去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

出奔齊罪之是仲尼新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衛衎而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衛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感衛衎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是罪賊不假書名以見罪故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復更見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

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閒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

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疏文襄之霸也正[illegible]

以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言之其命朝聘之數弔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　注明王至簡之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者謂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為盟會所以同好惡獎王室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將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　令嬖至守適　正義曰令嬖寵賤妾之喪不敢共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與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御也而亦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故杜云然則於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劉炫云不共擇取使人

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宮內官之適夫人也 注心以至寒退 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氐後即次房心是季冬旦火中也 丁未滕子原卒

同盟故書名 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注同盟至發之 正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傳曰弔如同盟禮也杜云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者以子虎非諸侯又滕入春秋以來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重發傳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復以女繼少姜 曰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不得

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寡人不敢舉）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

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賤言刖多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

之公室將毀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無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旅衆也不欲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譏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拜謁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
其舊本壤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
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
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爲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熠燿寡人之望　正義曰服虔
懷憂且言陳氏之興云熠燿照也熠明也言得備妃嬪
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及遺姑姊妹　正義曰姑姊妹
亦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生及遺姑姊

妹者非夫人所生者也　注董正至婦官　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援君爲整理之實言正整選擇亦精審也周禮大子有九嬪嬪是婦官亦嫡亦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也漢成帝時匈奴來朝詔以掖庭王嬙賜之是名因於古也　未有伉儷　正義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嬖寵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娶者爲夫人也　舉羣臣　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　鍾乃大矣　正義曰陳氏三量皆登一則釜爲八斗陳氏亦自依釜數釜十爲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四而加一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舊鍾明亦自十其釜也　山木至於海　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　注三老至養還　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且士之老者亦應須恤不當獨遺士也故杜以爲上中下壽言皆八

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此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蹇叔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　注煥休至氏也　正義曰賈逵云煥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煥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煥休代其痛也杜云煥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連無所分別故言謂陳氏也　注四人至之先　正義曰論陳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遠近不可復知也　其相至齊矣　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爲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爲此言者以陳氏必興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　注八姓至賤官　正義曰此八姓之先欒郤胥原狐先皆卿也

簡簡伯憂鄭伯宗亦見於傳先皆大夫也　以樂慆憂
正義曰劉炫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
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
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注讒鼎名也　正義曰服虔云讒
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
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
故杜直云鼎名而已　肸之宗十一族　正義曰世族譜
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
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
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
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
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者
書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注爽明塏燥　正義曰
塏是高也故爲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
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燥之地也
注傳譏晏子　正義曰傳譏晏子故爲發此傳而與[illegible]

亦言己國使雖無讒若亦當以諫君故無讒也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

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

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汏驕也一為禮於晉

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

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惠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疏子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鄭僖公之爲大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大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爲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惠伯曰公

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疏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為本事異而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過譏之事并就葬月言耳

子服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過懿伯之忌違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

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　注忌怨至辟仇　正義曰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椒之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爲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　懿伯至從之　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鄭玄云爲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疎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

人曰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疏】吉賤不獲來○正義曰張趯自晉使責大叔大叔在鄭遥報趯語而云不獲來者教使者報趯作至晉時語故云不獲來今人之語猶然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

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疏注一睦謂小邾正義曰睦親也言曹滕二邾皆親魯小邾是親魯者之一國也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疏（正義曰放盧蒲嫳于北燕前已在竟今復徙之遠國也）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

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